

文化 Culture 藝術賞析

紀念司馬文森誕辰百年

【大公報訊】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昨日（四月二十日）在北京舉行。司馬文森後人在會上，向香港《文匯報》贈送了一九五二年其在擔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期間，遭遇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境後，香港《文匯報》社務委員會，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給司馬文森寫的兩封慰問信影本，以此作為歷史的見證。

司馬文森一九一六年生於福建泉州。十六歲在家鄉參加革命，十七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四年，十八歲時在上海加入左聯，是左聯最年輕的成員之一。

開創華僑社會文學先河

抗日戰爭打響後，司馬文森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部主持職業青年及學生團體救亡運動，參加《救亡日報》工作，為喚起民眾投身抗日奔走呼號。在抗戰最艱苦的後期，他還領導了桂北游擊區的抗戰武裝鬥爭。皖南事變後，他堅守桂林文化城，從事地下的聯絡工作和抗戰文藝統一戰線的領導工作，憤筆疾書發表了大量紀實作品。據不完全统计，司馬文森發表的抗戰文學作品多達數百萬字。

此外，在桂林、廣州、香港，司馬文森創辦並繼續發展《文藝生活》雜誌，組織發動通訊員運動，影響擴至東南亞及歐美多國。為引導香港電影健康發展，他在擔任港澳工委文委委員時做出很大努力，編《海外尋夫》、《火鳳凰》等多部電影上映，反響熱烈。他根據親身經歷寫就的長篇小說《南洋淘金記》，在《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連載，被譽為「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的先河」，被評選為香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第五名。

贈送兩封慰問信影本

據司馬小萌介紹，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在司馬文森擔任《文匯報》總主筆期間，與齊聞韶、馬國亮、劉瓊、舒適等八位電影工作者被港英當局非法拘捕遞解出境。香港《文匯報》的社務委員會，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給司馬文森寫了慰問信。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萌在活動現場將兩封慰問信影本贈送給了香港《文匯報》，作為歷史的見證。

解放後，司馬文森為新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努力工作，他聯繫、推動、實施中國與印尼、法國多個文化合作協定，成為新中國走向亞洲、非洲、歐洲的大文化使者，為新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打開一扇扇大門。



▲司馬文森女兒司馬小萌（中）接受友人贈送老照片

江鑫燭攝



▲司馬文森百年誕辰紀念會北京舉行

江鑫燭攝



▲一九五二年香港《文匯報》全體工作人員寫給司馬文森的慰問信

江鑫燭攝



▲美國瓷藝家 Juliet Ames 與其作品合影 始創中心供圖

美國瓷藝家再生創意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欣欣報導：臨近母親節到來之際，始創中心特別以「瓷藝」為主題，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八日在地面大堂舉辦「瓷藝變『飾』·創意再生」藝術展。展出美國瓷藝家 Juliet Ames 一系列宣揚環保創意的再生瓷藝創作，當中更有其特為活動設計的母親節主題作品，向訪客送上暖意。

是次展覽為 Juliet Ames 的首個香港個人瓷藝展，從事藝術工作多年的 Juliet 十分喜歡改造物件，她認為古舊和被廢棄的瓷器可以在「升級改造」下得以重生。「升級改造」是指把古舊瓷碟或餐具摔破，再利用其碎片製成首飾，碎片的不規則形狀亦令創作增添趣味。展覽期間展出 Juliet 三十餘套別出心裁的再生瓷藝作品，包括吊墜、手鐲、耳環和富含中國元素的擺設等，件件手工精細，充滿巧妙心思。

已為一子之母的 Juliet，經常與八歲大的兒子在家中的工作室一同創作，她認為對藝術的興趣應該從小培養。透過親子創作可以增長經驗和見識，而且能訓練小朋友處理問題的能力，是既經濟又有益有心的親子活動。故此，是次始創中心將特舉辦「母親節瓷藝首飾坊」，在導師的帶領下，一家大小可親身體驗製作瓷藝首飾的樂趣，即可栽培小孩子的藝術細胞，亦可成為母親節之禮物。

另外，為配合主題，商場特意在展覽

期間打造多個充滿溫馨氣氛的裝置。屆時，商場正門會化身成浪漫英式茶座的入口，入門即可看見場內的西式瓷器及茶具，並配以粉紅色為主調的主題布置。地面大堂則會設置一隻大型英式茶杯立體裝置，訪客可與母親親入內溫馨合照，旁邊還會擺放一個可以營造錯視效果的瓷碟，配合表情及肢體動作，訪客即可做出摔破瓷碟的假象。始創中心亦於展覽期間推出母親節「瓷」愛禮賞，務求讓子女們同媽媽度過一個溫馨的母親節。

查詢展覽詳情可電二三九六三九二，或瀏覽網頁：www.pioneer-centre.com.hk。



▲ Juliet Ames 設計的母親節主題作品 始創中心供圖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青衣街坊恭祝真君寶誕（神功戲）」節目：鳴芝聲劇團晚上七時半於青衣楓樹窩路9號A真君大帝廟演繹粵劇《紫釵記》。
- 文化舞台創意中心主辦「淡淡秋情」莫旭秋巡迴演唱會晚上八時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 香港科技大學「創意間的親呢2016世界首演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
- 香港廣東音樂團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名師高徒——劉長福教授師生胡琴獨奏音樂會」。
- 拉劇團晚上八時於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舞台劇《借用下世的男朋友》。

表演於劇場的核心性

肺戲貝勒

相比以上這個無「性」不歡的標題，表演於現代劇場日漸缺席的問題更搶眼球。月初觀看了華文戲劇節的小劇場話劇《請你安靜點，好嗎？》。劇目改編自美國現代作家瑞蒙·卡佛（Raymond Caver, 1938-1988）的小說，由劇場自由工作者陳煒雄（大雄）改編並導演，演員包括喬寶忠、朱栢謙、阮煒楹、陳小茵、胡境陽。感謝創作團隊為觀眾帶來瑞蒙·卡佛的作品，此舉確實拓寬了香港觀眾的視野。

三故事共用布景和道具

全劇由瑞蒙·卡佛的三個短篇小說經導演剪裁後，在同一時空內，三個不同故事以共用布景和道具的手法交織而成。因為作家自詡深受契柯夫的寫作風格所影響，而村上春樹又曾說過瑞蒙·卡佛的作品對自己影響甚大，所以讀者可以想像，由此改編的話劇表現風格也是較為沉實和靜態的。而瑞蒙·卡佛的小說是以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為創作基礎的，所以，如何通過導演表演在舞台上再現小說，是一個不應迴避的重點問題。

演出後舉行了座談會，得知原著帶給導演一種面對現實生活時所產生的無助感，切合香港現實生活，主創團隊希望在劇場再現這種「帶有心理張力的低氣壓狀態」（戲劇指導陳炳釗所言），所以有了是次演出。而筆者的第一觀後感是，在探索文本再現形式的試驗中，表演「被缺席」了。

其中有一位觀眾感言：「……劇情較為零散，節奏單一，幾個小說選段的交錯未見必要性，不太明白該劇想表達些什麼……」。具體可以理解為演員在整個戲的發展過程中，說着經過翻譯但沒有語境處理的台詞，再加上戲劇動作和任務不甚具體的情況下，演員的表演，包括即時交流/判斷/反應就只能模糊化。



▲電影導演可以靠鏡頭和剪接掌控一切，但錘煉過的表演才應是舞台劇的欣賞核心

100個觀眾接收100種感受

例如第一場，丈夫在情人節買了酒和巧克力回家，告訴老婆失業了，然後開始喝酒吃巧克力看電視，夫妻間所有的外部交流/判斷/反應都被導演刻意弱化，表演幅度很自然，堪比電影的特寫鏡頭，觀眾要屏息靜氣仔細看，生怕看漏了某個表情而迷失，劇場的氣壓確實很低了，但那是因為表演缺席了，觀眾不確定夫妻兩人關係有多深或多淺，對於失業兩人的想法是什麼？或者說，對於演員的每個動作每句台詞都有太多不確定性，於是，一百個觀眾就會接收到一百種不同的感受。

這樣會造就兩種情況，要麼是「很聰明」

的觀眾可以對號入座，根據自己的情感經歷在劇場自行腦補表演的空白，然後自我精神洗滌一番，帶著「他鄉遇故知」般的精神滿足回家，從此劇場就是一個心靈的療傷地；而另一種情況則是因為這種「似是而非」的表演狀態，看半天都找不到觀賞支點（不確定演員在演什麼，所以不知道戲想說什麼），未能感受導演最希望呈現的「低氣壓」mood，最後帶著迷惑和自卑離開，從此劇場就是不接地氣的迷宮，如果僅此而已，表演藝術將失去意義，演員在台上的所有作為和觀眾的主觀想像將沒有半點關係，這應該不會是劇場的存在價值吧？

那位觀眾的話讓筆者想起近年聽到的一些劇場潮語，例如：「……睇落好似咩都有做，但其實做晒，好清楚咩……」（看上去好像什麼都沒演，但其實全部細節都演了，很清楚啊）乍一聽，此話很有玄妙的感覺，再仔細咀嚼，就發現這很可能是一個邏輯悖論了：「睇落好似咩都有做」，就是什麼都沒做。因為劇場裏發生的一切，都是即時的，觀眾當下接收不到就是虛無，無法像看DVD般可以反覆看幾次去研究，至於之後的「註釋」，可以是觀眾的主觀投射，也可以是過度閱讀（現在的觀眾喜歡自己去理解）這是無法對藝術創作提供依據的。

當然，上述現象有時也會因為劇本的「可演性」和觀眾的欣賞水準有限所造成，但觀眾的感受也應該足以引起劇場創作者們的尊重和反思，因為所有藝術形式都應該以表達為最終目的，是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的，否則劇場活動沒有意義。至於如何運用有生命的劇場表演作核心（而不是電影鏡頭感），去表現編導者心中帶有主觀情緒feeling的畫面，則是香港現代劇場導演的最重大論題。

（一張紙劇場供圖）



▲小劇場話劇《請你安靜點，好嗎？》以瑞蒙·卡佛的小說為藍本，由陳煒雄改編並導演



▲閒歷起碼能幫助表演保持一定的質感和層次